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榮

謄録監生臣李文杞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二

元　汪克寛　撰

僖公下

戊寅王十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子九年十三鄭文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春杞子來朝左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杜氏曰杞先代之後迫於東夷風俗雜壊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夷禮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詳見二十三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也在位十年其弟潘殺孝公之子而

自立是為貽公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覬其閒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左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入杞責無禮也

張氏曰人方来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蜀杜氏曰杞春来朝今入其國雖曰責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杞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矣臨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强大之凌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强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来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髙氏曰杞魯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凌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

冬楚成人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成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程子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成陸氏曰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孫氏曰楚自會盂之後凡役貶稱人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見書微子之命非有篡弒之惡與楚莊入陳討徵舒異楚人無故摟也韋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中外之辨其嚴如此陳氏

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嫉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於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僭亂之强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

諸侯信音申注同楚人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范氏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幾斯見矣陸氏曰四國伸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罪昭然可見矣薛氏曰天子居鄭而鄭伯來同荆蠻之暴無王之甚也

公與楚結好去聲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音預盟而公之罪亦著矣杜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

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高氏曰公畏楚之强而往爲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爲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導之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家氏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王氏箋義北杏城濮書晉侯齊侯正與人楚子之文相反蓋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啖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凡襃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故穀梁義是

己襄王二丑十年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二十七年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羊傳曷為再言晉侯而不言遂非兩之也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直龍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祼浴薄而觀之

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范氏曰曹衛並有宿怨於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衛風雄雉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與無同矣或曰曹衛背音佩盟即楚於是乎致武周語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音預下與圍同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

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陳文公能忍於奄與闇同宦者也豎里鳧須矣左傳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及入求見公辭焉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頭須韓詩外傳作里鳧須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陳氏岳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爽則上有國下不繫國上書族下不書族焉有無事隅再稱晉侯而不

言遂蓋所以志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晉侯之惡也

備賢者唐書春秋之義常責備於賢者而樂音洛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朱子語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平菴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撤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愚按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横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狥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適於楚曹衛適於宋向

使晉文速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於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天下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戍將狼狽却走倍日併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内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狃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按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七賜反公羊傳刺之者何殺之也曷為謂之刺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按左氏買為于偽反楚戍衛杜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音悅下同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杜氏曰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

愚按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意內以諱為貶

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刺未有書其故者據刺公子偃殺有罪不書其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

矣啖氏曰言買不卒戍非其罪也不斥言無罪申臣禮也偃則直書刺有罪當殺也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凡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聲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

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

楚人救衛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邺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愚按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衛鄭從楚之恥與蠻荊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霸終克有成也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必利反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因其先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穀梁傳曰入惡入者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古者覿文匿武周語武不可覿文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同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云云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志反毗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朱子註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曹伯贏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周語晉圍陽樊倉葛呼曰贏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注贏弱也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伐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雖一

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聲)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反)無君臣之禮(周語晉侯請殺衛成公王曰不可政自上下者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曰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罪者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王氏箋義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高郵孫氏曰晉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畀宋人豈非讐曹而私宋乎讐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高氏曰不言與宋人嫌與宋人并見執陸氏曰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不可重言晉人愚按晉文執曹伯雖承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

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為霸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徵舒入陳之比矣況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於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得為伯討乎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劉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則毋乃如齊人執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濮音卜左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也杜氏曰

城濮衛地愚按今東昌路濮州

楚稱人貶也愚按城濮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貶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於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中外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離其黨拘宛於元於阮二反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劉氏曰當是之時晉避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情之義也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必邁反徐於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皮奇反髮左衽而審反

矣朱子語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一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平菴項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董子語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皆稱師而獨爵晉侯予晉以霸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説則曾西不為管仲孟子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本韓文而不悔其有以夫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於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

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為齊宋之患文公欲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以深貶之以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漸強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圖之至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國與之治兵而圍宋曹衛受其節制此荆楚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名陵之次一得尽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後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遭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肆此正也晉文舉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

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盟若文公則侵伐曹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廹矣王氏箋義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蠻荊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良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邾郳．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左傳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戍穀使子玉去宋二十七年圍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僖五年奔狄二十四年秦納之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扶云反請戰請戰於楚子伯棼鬬伯比之孫子越椒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杜氏曰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塟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避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去聲以與之也前壘錯傳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宣十二士貞子曰城濮之役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張氏曰楚自得臣代陳立為令尹令其圍陳圍宋無非猾夏狃

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縱其稱兵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以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仲尼書鄭棄其師閔二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宣二年傳大夫雖貴與師等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逺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愚按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殽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逺矣

衛侯出奔楚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據鄭忽衛朔北燕欵蔡朱皆名衛衎奔齊左穀不名公羊書名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音佩盟從楚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公羊初齊晉盟於斂音廉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前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

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後光武紀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乃旦反惟怨是圖必使諸侯竄身無所奔於荊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殺叔武公子瑕君臣交訟元咺愬衛侯於晉衛侯與咺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先軫語而舉動煩擾若不勝音升任者惟鑒智自私

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

而重文公之咎盖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孫氏曰晉

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

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

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

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於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

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説

於晉皆盟主狥私之所致故曰衛之過文公為之而

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家氏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

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

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

為齊桓愚按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

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絶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

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

盟於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絶若曹伯負芻之義故陸氏云今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絶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絶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在演反左傳至于衛雍作王宫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獻楚俘於王鄭伯傅王王享醴命之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輿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宫之王庭王子虎臨盟

不同歃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何氏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諱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力報反晉侯杜氏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注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司馬公曰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昭九叔向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注改物謂改正朔易服色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

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邵子曰周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去上聲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愚按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勞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

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愚按晉侯名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名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

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張氏曰王者之威不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懐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黄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

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臨川吳氏曰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也王氏箋義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晉侯致天子也晉文既攘強楚不能朝于京師獻楚俘以讋夷狄反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主盟諸侯于是甚矣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

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衛侯奔楚

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義見前

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

據公羊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臨川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逾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自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代其凡見霸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秦王制也劉氏曰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通旨問楚懷王入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即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似曰叔武稱子罪晉文以私怨廢置諸侯也懷王拘于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纂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氏

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霸也愚按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于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按齊桓晉文皆于服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廵狩之禮名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譎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內則其譎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並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譎猶能放悉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他霸者則為彼善於此耳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與袁僑如會一耳愚按陳穆公如會于盟踐

土之後則不與于盟如會于朝王所之先則亦與于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與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杜氏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氏曰尊其不地志乎朝王而已與乎盟會所 朝于廟禮也 覲禮肉袒于廟門之東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曲禮曰受摯於朝受享于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 于外非禮也

有虞氏五載一巡守 音狩下同 羣后四朝 舜典 周制十有二

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書周官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音供給調去聲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令天王下勞力報反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展兩反吏以倉卒蒼沒反不辦與辦同被皮寄反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鄱陽馬氏曰舜之時五載僅一巡狩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

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隋煬帝假廵歴省方之説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絶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稍慢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頭會箕斂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曽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名亡者非一倘非遊蕩無度則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劉氏曰穀梁云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孫氏曰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不言諸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高

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令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臨川吳氏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宫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于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歟愚按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于正而禮則

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其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咺況晚反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聞君至喜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杜氏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啖氏曰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于前驅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猷犬探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猷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胡暗反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

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公羊傳並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名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張氏曰衛侯書復歸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臨川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卒復之爾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展兩反惡不悛音荃無自艾音乂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劉氏曰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向也無國而義可以有國則亦謂之有國今也得國而義不可以得國則亦謂之無國其曰歸於衛者易去聲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illegible]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

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愚按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邾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憚晉之辱不得已奔楚今始去楚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永嘉呂氏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晉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于此也書自楚歸則背盟從逆之罪著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京師晉文之執與厲之執有間矣○劉氏曰左氏云叔武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非也如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其讐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為奔晉愬殺

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為叔武殺歂犬乎

陳侯款卒穆公也在位十四年子朔嗣是為共公○秋杞伯姬來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凡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姬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為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公子遂如齊薛氏曰始平於齊也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遄卒未及報怨晉文既霸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晉侯下穀無齊

侯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討衛許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臨川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此會盖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盛矣愚按溫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左傳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杜氏曰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齊氏曰

温去王朝百餘里愚按今懷孟路孟州有温縣又有河陽縣則知温即河陽蓋古孟津本畿內之地襄王以賜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音現杜氏曰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名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曰為晉文避名天王之名也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名君也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徐氏曰言温以避狩言狩以温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通旨問温即河陽何以兩言之曰温之會晉實名王故書會于温狩于河陽兩全

之也唉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微旨唉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以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云云以誠變禮者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于偽反下同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

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杜氏曰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為辭劉氏曰其禮雖悖其情甚盛仲尼原心定罪故寛其法耳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廵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曷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温名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而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吴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温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名王来狩于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

來故没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温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胷中黄氏曰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豈惟遏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然心服可以坐銷其强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家氏曰齊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耳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趙氏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若謂之何哉以德為目非施于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傳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

范氏曰以臣召君顛倒上下日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陳氏曰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月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朝而繼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臨川吳氏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侯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侯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示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吳氏亦有取焉○趙氏曰公羊云其日月何録乎内也若録内而書日何不書月乎○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公羊傳衛侯之

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穀梁傳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咺吁阮反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専殺 周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

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

為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紲故其歸異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逆其無君之心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來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自晉者晉有奉焉高氏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因其力也何氏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于衛非也

歸者易去聲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霸討也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陸氏曰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孫氏曰晉文既勝强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絶之陳氏曰凡執譏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霸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臨川吳氏曰溫之會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不使與會使咺與之對辨直咺而曲衛侯天王受朝畢而還京師故亦歸衛侯于京師其意若曰是會也天子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天王之名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

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愚按會于温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于天子之側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莒邾子以歸終也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世變于是極矣○趙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也

諸侯遂圍許穀梁傳遂繼事也杜氏曰會温諸侯也高氏曰前目後凡也

諸侯比（毗至反）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

會杜氏曰許比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襄陵許氏曰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于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于楚至此時離中國久矣一服楚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岳祭義天子廵狩諸侯待于竟令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見宋會要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愚按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甚近且許及河陽踐土皆屬豫州之域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張氏曰許固以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芘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于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

也臨川吴氏曰會温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
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
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
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
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
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温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
侯以圍許諸侯亦罷于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
勝强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
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强
從耳孰肯盡心竭力哉愚按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
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
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邾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勝舉
豈獨許哉蓋以許附于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
國耳故左氏于會温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
許則知會温本為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温朝王所以
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

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郤錡乞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為重若請王命而討秦也圍許之役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視晉厲猶為彼善於此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穀梁傳遂繼事也杜氏曰言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愚按曹伯之名使若其位已絕而得復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上注反掌通內外者侯獳乃侯反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戶賣古買二反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筆列反以正性命之理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于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于晉之威令一年拘

執而得釋亟會于圍許之後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通旨問晉逐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衛侯鄭何也曰南面之君不能講信修睦結好大國至于見逐見執烏得為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遽會諸侯圍許制服出于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愚按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于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陸氏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介音界左傳介葛盧來朝

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張氏曰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愚按今歸德府邳州濰寧縣劉氏曰介盧中國之封也沉于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義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莊五年傳夷狄附庸例書名介葛盧是也

○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愚按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而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況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託不朝之罪以圍之耳

○夏六月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有公字翟亭歴反公作狄左傳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程子傳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翟泉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諸侯輯睦王室无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魚覲反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音預下亦與同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

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廢也）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晉韓宣子聘于周曰晉士起）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越也昭十八閔子馬曰於是乎下陵上替）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以為皆不臣）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劉氏曰盟于翟泉豈諸侯大國皆微者在王城之内而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陵上替也揚子雲曰節莫差于僭此之謂矣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

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没公也臨川吴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践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盖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盖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已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霸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霸惟践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愚按春秋内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紊華夷之辨也翟泉之盟无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

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烏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偃然盟王人于王城之內而无君與貴大夫居其閒哉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于天王之側皆所當貶左氏但責卿不會公侯誤矣茍責卿不會公侯則公子結之盟齊侯宋公胡為弗貶也

秋大雨雹左傳為灾也　雨于付反

正蒙横渠先生張子著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鄱陽沈氏曰陰既凝聚則雷與風皆為所閉震以一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雷巽以二陽在上為下一陰所隔而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有雷之奮擊又有風之披拂吹噓則陰

之凝聚皆散矣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同上其氣之散一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雪霜雨露而散者氣之和者也以戾氣曀霾而散者氣之不和者也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同上陰凝聚則其散常緩非交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雹者戾氣也陰脅迄業反陽臣侵君之象本范氏注云云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愚按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于三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于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推之張本若昭公則昏

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左傳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辭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三十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辛襄王二卯十二年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左傳作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去聲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魯頌閟宮不云乎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師去聲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者也 蜀杜氏曰狄人之犯列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輙敢陵侮如此而二霸不攘斥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于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霸業浸以衰矣

秋衛成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

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茍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晅及子適子儀公入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元晅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晅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音征與怔同鵠反求諸己中庸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

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晅瑕者也兵莫憯七坎反痛也於志鏌鋣也嗟反為下見莊子庚桑楚篇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厘而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然則大臣何與音預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晅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晅以臣訟君君被執而晅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无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劉氏曰瑕已爲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趙氏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東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不與陳佗同者劉氏曰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去聲也臨川吳氏曰瑕立爲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故經以公子冠古玩反瑕而稱及見音現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

之故延及于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于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常山劉氏曰殺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高氏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其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犨郤至是也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成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扶又反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

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因不禮之怨而失招攜之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之豉反恨也害也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去聲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乙黠反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音福如六朝者衆矣晉末誅剪宗室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等又殺南陽王敬猷等明帝殺安陸王綏等十三人又殺廬江王褘等齊明帝殺鄱陽公鏘等七人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西陽王子明等二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梁元帝殺桂陽王慥豫章王棟又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北齊後主殺趙郡王叡

琅琊王儼蘭陵王長恭南陽王綽皆尋致滅亡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詩小序葛藟刺弃其九族而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再書其名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无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委罪于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二十八年傳其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愚按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洊殺三弟其罪又浮于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傳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

歸惡乎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晉文人秦穆人圍鄭

文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晉侯伐鄭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去聲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

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王氏箋義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稱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事在左傳二十三年為于偽反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去聲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盖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而巳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

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怨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音佩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蒲卜反骨原野自此始矣陳氏曰此晉侯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晉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而以私怨圍鄭秦伯又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蓋秦晉之怨自此始愚按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二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怨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唯虐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介人侵蕭杜氏曰蕭宋附庸國愚按在今汴梁路徐州蕭縣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冬天王襄使宰周公來聘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杜氏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臨川吳氏曰閱蓋宰孔之子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遂如晉文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杜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謂本受二事之命也穀梁遂繼事之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行一事公羊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側界反公自

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愚按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于君何休謂公子遂横生事矯君命誤矣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亦專繼事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凌夷大臣失職也陳氏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于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范氏曰同周于諸侯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于晉此大不恭之

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本王制

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下同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公羊昭元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既先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霸之情可見矣愚按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于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昉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于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于經亘糾以瀆

三綱而書名閔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寵妾命篡弑者則其罪薄乎云爾○趙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于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按僖公未失政此説非也穀梁云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按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濟子禮反杜氏曰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

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于是乎取之**不繫**去聲**國者吾故田也**趙氏曰凡内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係之他國耳薛氏曰曷為不書曹之田濟西固我之有失之曹也啖氏曰凡取田者得其土田而不得其國邑也歸田亦然**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本穀梁隱四年傳僖公嘗取濟西田矣雖復故也地亦書曰取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相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何以異髙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盖无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

公之義乎家氏曰或曰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貶乎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王之義春秋以是責晉責其所可責也永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係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愚按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鄟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係之國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

牟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取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句是也若取鄟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録取闞則賂公在外而取内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强豈肯歸地於魯况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劉氏曰左氏云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告糴乞師皆書何限請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文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于晉而薄于周也愚按宰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

如晉僖公曾不思奄有龜蒙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于事晉不亦傎乎

○夏四月四卜郊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傳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哀元年傳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何氏曰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

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焉見禮運疏天子至尊而猶祭于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郊天而備禮則星辰不忒故曰受職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見明堂位注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郊特牲注魯公之郊用殷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是成王之賜而伯禽之受皆非

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重黎篇注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既盜土地又盜祭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歳事之常魯每歳一郊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三山林氏曰經書郊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於大禮不知聖人惡其非禮之大者也或以卜襄七三卜此年襄十一四

卜成十年五卜或以時宣三成七定十五哀元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十襄七十一卜郊哀元郊皆在四月定十五郊在五月成十七郊在九月或以望此年宣三成七猶三望或以牲此年襄七免牲或以牛宣三成七定十五哀元皆牛傷改卜宣三定十五牛死成七免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朱子語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劉氏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中又有非禮焉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息列反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見禮運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守言杞宋夏商之後受

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為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周公必不享其祀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見禮運易則亂名犯分扶問反下同人道之大經拂矣蔣氏曰杞宋存禹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是周公之所弗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事

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紊亂變更而失其㫖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袞初危反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義見桓五年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

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吳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孫氏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異示變以著

其僭天子之惡也臨川吳氏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盖魯郊雖僭行之巳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愚按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盖成王所賜正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説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証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借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説異矣○劉氏曰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魯人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蓋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

不從 左氏襄七年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乃免牲 公羊傳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傳免牲者

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其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范氏曰亡乎人言無賢人譏僖公不共杜氏曰免猶縱也

古者大事決於卜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卜日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注內謂祭祀等事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謂曰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愚按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

猶三望左氏傳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惟泰山爾河海潤乎千里猶者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祭也杜氏曰望而祭之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舜典肆類于上帝望于山川蔡氏傳非常祀而告祭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巡守音狩而望因於柴同上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傳柴燔柴以告天也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杜氏曰猶者可止之辭啖氏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朱子語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

繹而猶繹也愚按猶三望猶繹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何氏曰謂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何氏曰故知魯郊非禮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所賣反故望止于三匕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通旨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為知大道不踐其位不行其禮○孫氏曰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岳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

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内云耳況河海淮非魯封内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盖于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得之張氏曰鄭杜恐臆説盖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説必有所傳愚按周官四望盖望四方今魯三望盖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

秋七月○冬杞桓伯姬來求婦公羊傳其稱婦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二十五年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

列書也公不當自主大夫之昏杞伯姬敵矣嫁於諸侯則尊同其來求婦曷為亦書孫氏曰為其子來求婦非禮也見音現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穀梁桊丘五禁毋使婦人與國事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周官內宰詔王后以治內政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禮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薛氏曰姑而求婦非禮也不有娣姒乎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家氏曰內女適人者而來必謹記其事示有別遠嫌疑也母為去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前漢呂后以高帝時與政遂致臨朝稱制擅王

諸呂幾危劉氏唐武后以高宗時與政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寶革唐為周臨川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為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于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遭卑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理意欲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輿于此歟○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按經文旨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狄圍衛 成劉杜氏曰狄來圍衛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志其過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年圍衛若無晉霸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杜氏曰避

狄難也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張氏曰今屬開德府愚按今東昌路濮州觀城縣

帝丘東郡濮陽顓音專頊許玉反之虚起魚反與墟同亦衛地也

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去聲之職詩旄丘小序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隱七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狄人入聲封之而衛國忘亡僖二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難乃旦反孫氏曰畏狄自遷而中國衰微外寇强盛衛侯不能自强于政治晉文無卻外寇安諸夏

之功莫不見音現矣張氏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于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終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于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春王正月〇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在妾反公作接文公也在位四十五年太子蘭嗣是為穆公〇衛成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杜氏曰報前年狄圍衛臨川吳氏曰衛畏狄之强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于圍困遷從之餘從而刑牲歃血以要於遥反之哉蜀杜氏曰衛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乎張氏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名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唐書貞元三年渾瑊與吐蕃尚結贊盟于平涼穆宗長慶

元年遣劉元鼎入吐蕃與其宰相以下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也在位八年子驩嗣是爲襄公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見二十四年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見穀梁注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呼報反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備以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絶則記注之文闕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

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啖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書矣愚按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弑昭公及子亹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于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永嘉呂氏曰嘗考之重耳之行事而質諸小白之所為然後知聖人正譎之辨小白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得召陵之盟重耳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小白屢盟屢會遲回晚歲始會王世子重耳一年而兩致天王而温之事敏于首止小白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葵丘失陳重耳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而

盛于小白者也然重耳之功多于小白罪亦多于小白事速于小白而義尤隳于小白者也小白殊會王世子不敢盟宰周公所以尊王室而重耳薦致天王盟王子虎則悖矣小白首止之盟為定王世子洮之盟為謀王室首止衛地洮曹地也無逼尊之嫌而重耳盟翟泉洛陽王城之內則逼矣小白凡大會盟未嘗使大夫預而重耳翟泉之盟使大夫主之則大夫交政自此始矣小白之霸諸侯未服不過伐其國執其臣未嘗執諸侯重耳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惟已所恣矣小白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之請重耳為元咺執衛君則三綱廢矣小白得江黃不用之伐楚重耳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小白之霸王臣無下聘者而重耳之霸則宰周公聘列國矣小白之霸伐戎三救諸侯四存亡國三重耳之霸則狄侵齊而不救衛遷帝丘而不之恤矣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穆人入滑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乙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

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杜氏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通言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愚按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當入滑矣蓋國近于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齊昭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臨川吳氏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霸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襄

人及姜戎敗秦穆于殽敗必邁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不聽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蹇叔子諫不聽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子傳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杜氏傳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內愚按殽屬今河南府路陜州靈寶縣

按書序秦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

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去聲絀不稱君者俯逼塟期忘親背音佩惠墨衰七雷反與縗同絰而即戎其惡甚矣海陵胡氏曰荷殯逼塟冒衰起兵故晉侯稱人孫氏曰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襄與姜戎要而敗之則又甚焉厄人于險非仁也卻衰用兵非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塟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搆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不言及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惡晉也高氏曰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

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春秋外秦其罪云何襄二十九年傳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故惡之

啖氏曰秦不言師外之也劉氏曰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可外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棄其師也王氏箋義書敗秦于殽若晉人敗狄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于殽三帥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也輕動無謀而貪故書秦外之通旨春秋述天倫明王道故尊中國而書爵抑外域而舉號不以地之遠近分貴賤也

若居中國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則不齒列國秦晉所宅皆帝王舊都而書敗秦于殽晉伐鮮虞是也

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文公之喪僅五月耳遷經從戎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外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計襲人而狄之惡晉之背惠徼勝而人之是固俱責而責秦之意重于責晉矣○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盖

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也

癸巳葬晉文公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塟而尋干戈也○狄侵齊略左傳狄侵齊因晉喪也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因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耳○公伐邾文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文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扶又反伐之此皆不勝音升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

其俱反訾婁有為去聲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詩揚之水小序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己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立以為夫人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閒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薛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

至于再每乘霸國之多事而侵凌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襄人敗狄于箕左傳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于秦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愚按屬今太原路陽曲縣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縱其冦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推恐霸威不立而霸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安中夏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家氏曰國微師弱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冬十月公如齊貽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左傳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

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張氏曰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蜀杜氏曰譏公親往以報大夫之聘薛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鄭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愚按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臨于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邾滕之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讎女之後如齊不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即安也 杜氏曰小寢內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

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注路寢一小寢五

君日出而眡

（禮記作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見玉藻注小寢燕寢也）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見公羊僖二十何氏曰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見檀弓）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音現）（家氏曰于小寢殁不以其地也魯諸君沒於路寢者三沒于小寢臺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居于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

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于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囏此人君没于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去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不當實而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何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早隕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隕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陰假陽威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

川吴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冬暖之咎徵也劉向曰九月其卦為剥剥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京房易傳李梅當剥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必內反無以統萬象矣考工記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去聲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上聲三桓張大也公室問社于宰我孔注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丁亂反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説既往不咎

覺軒蔡氏曰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為廋辭宰我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于周人之木以啓時君殺伐之心故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夫子責之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屯六五象辭其論去聲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蜀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録之者因以明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爾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襄共穆　傳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令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三